



曾巩，唐宋八大家中的陌生人

人物导语

“唐宋八大家”这个名号，我们从小就如雷贯耳，他们的诗词文章，从小学时代起，就屡屡在课本中出现。

韩愈、柳宗元、苏轼、欧阳修……个个都是文学史上大佬级别的人物，个个都有佳篇名句流传后世。

苏轼的“大江东去”，韩愈的“天街小雨”，柳宗元的“孤舟蓑笠”，王安石的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欧阳修的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……

纵使没有太高的文学造诣，这些句子有时也会从我们的脑海中闪过。

但是，你能数全“唐宋八大家”这八个人吗？

让我们掰着手指头来试一试，唐代的韩、柳，宋代的三苏（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）、欧阳修、王安石……还有一个是谁呢？

多数人数到这里都会挠挠头，哦，还有一个曾巩。

曾巩，唐宋八大家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位，常常被大家忽略的透明人。有时我们甚至会怀疑，这个人是不是被拉来凑数的？

到底是不是凑数的，先从“唐宋八大家”这个称谓的由来说起。

明初有学者选“八大家”诸人的文章为《八先生文集》，明末茅坤明确提出“唐宋八大家”这个称号，并辑了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，于是后世“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”。

红极一时者有可能是浪得虚名，但如果不是真有两把刷子，怎能被流传诵习上千年？

再看看与他同时代的人如何评价曾巩。

王安石：“曾子文章众无有，水之江汉星之斗”；

苏轼：“曾子独超轶，孤芳陋群妍”；

苏辙：“儒术远追齐稷下，文词近比汉京西”。

同时代的大咖们对曾巩如此推崇，想来曾氏必有其过人之处。

那么，到了今天，他怎么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透明人呢？

今天，素材君就带大家一探究竟。

务实为政

俗话说，文如其人。要想了解曾巩的文章诗词，就得先从他的为人处世说起。



曾巩，字子固，江西南丰人，生于 1019 年（北宋天禧三年），其祖父、父亲都曾为朝中大臣。曾巩天资聪慧，幼时读诗书，脱口即能吟诵。良好的家庭环境，再加上个人的勤奋努力，曾巩年轻时就因博学、善文而声名远扬。

踏入仕途之后，曾巩曾在多地担任地方官，他又以勤政务实受世人称颂。

任齐州（今山东济南）知州时，朝廷从各地调集民工治理黄河，要从他的治下调丁 2 万。

按规矩，是 3 丁抽 1，意思是从三个男丁里抽调一个做民夫。

但曾巩对数字极敏感，觉得这个比例有问题。他马上开展人口普查，从下至上，层层上报，反复核实，最后发现，9 丁抽 1 就能满足征丁之需。

按照这一比例，他圆满完成了朝廷安排的任务。

他的这一务实之举，既满足了朝廷的人力需要，也减轻了百姓负担，可谓善政。

当时齐州境内有一伙叫做“霸王社”的不法之徒，杀人越货，无恶不做。

曾巩上任后，先搜集到足够证据，再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，将 31 名罪犯判刑、发配，地方治安风气为之一新。

他还修建了齐州北水门，疏浚了大明湖，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。

因为感念曾巩的一系列善举，当地百姓后来在千佛山建立曾公祠，在大明湖畔建立南丰祠（曾巩又称南丰先生），以纪念这位务实、爱民的好官。

曾巩后来调任洪州（江西南昌）知州，在任内恰巧赶上瘟疫流行。

他腾出州衙门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，给那些染病需隔离的百姓居住，还延请医生给他们治病，并免费提供饮食和衣被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瘟疫流行又赶上大军过境。当时，北宋朝廷派出军队讨伐安南，大军每路过一地，都把当地百姓折腾得够呛。

为此，曾巩提前制订了接待预案，从军队驻扎地点、过境路线到劳军物资的准备，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尽量不叨扰百姓。

结果，从军队入境到离开，洪州老百姓居然都没有察觉，对于身处灾患中的他们来说，可谓幸事一件。

曾巩一生在基层为官多年，曾在七八个地方担任过知州，所到之地，均有政绩。上面列举的不过是十之一二。

曾巩的施政风格是：少议论，多实干。尤其在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上，能够从实际出发，为百姓着想，因而总是造福一方，泽被后世。



朴实为文

曾巩的文风和他的政风如出一辙,历代学者对其文章的评价都离不开几个关键词:质朴、淡雅、冲和……

他的文章从不堆砌辞藻,更不刻意煽情,他不会引经据典来显示自己的博学,也不会挖空心思、锻造金句让人们传诵。

严谨的布局结构,严密的逻辑推理,温和的叙述语气,这些才是曾氏文章的特色。

唐宋八大家的诗文,要论雄健有力,韩愈当数第一;要论才气逼人,当推苏轼为首;要论哲思批判,无人能出柳宗元之右。但如果要比赛谁的议论文最细致周密,谁的说理最令人心服口服,则冠军非曾巩莫属。

简单概括就是一句话:曾巩的文章初看起来没啥文采,但深入研究却发现满满都是干货。

因为曾巩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文人,他更是一位勤政务实的基层官员。面对民间疾苦,别的文人还在琢磨着怎么字斟句酌发感慨,曾巩已经撸着袖子干开了。

这样一个人,写出来的文章自然质朴无华。

曾巩并非没有文采,他也曾给皇上撰写过制诰,文辞华丽流畅,气势慑人。他不是没有能力走华丽路线,他只是不愿意。

曾巩是一位有理想的大儒,以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为己任,他认为写作是为了立志明道,认为“文章之得失,岂不系于治乱哉?”

所以,他更注重文章带给人们的实际意义,而不是文采本身。

比如他有一篇《越州赵公救灾记》流传后世。

文章以“熙宁八年夏,吴越大旱。”开头,单刀直入,没有一句废话。

然后,他既没有渲染灾情的严重,也没有颂扬主人公赵汴的精明强干,而是写了一份干货满满的救灾方案。

但是其中的每一条政策,每一个数字,都是沉甸甸的实情。

列举完一系列举措,曾巩发出感慨:“其施虽在越,其仁足以示天下;其事虽行于一时,其法足以传后。”

没错,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,就是要把赵公高效的救灾方案传播于天下,示范于后世。

一切谋篇布局,一切行文造句,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。

因为这种务实的作风,曾巩的文章中很少有动人的佳句,因此很难在坊间流传,也因此常常被大众所忽略。



但是所有专业学者，甚至所有经历过一些世事的中年人，都能读出其文章的非凡、独到之处，都会承认其“唐宋八大家”的称谓实至名归。

或许你会觉得，比起苏轼、欧阳修来说，曾巩的文章枯燥无味，不值得学习。

但是事实上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，最值得学习的恰恰是曾巩。

苏轼、欧阳修那些才华横溢的诗词文章，出自其深厚的学养，更出自其天赋的英才，俗话说做“祖师爷赏饭吃”。我们尽可以欣赏，但是永远无法模仿。

但曾巩是一位可以模仿的技巧大师，他的布局谋篇，他的行文逻辑，他的质朴文风，这些都是可学的，不考验天赋，只考验你是否用心，是否勤奋。

人物解读

曾巩为何会成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中的陌生人，想必大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。

他那务实的作风、朴实的文风，深受文人学者推崇，但也正因为此，他常常被大众忽略。

他没有文采熠熠的佳作名篇流传后世，但他那平实质朴的文字，能把是非曲折剖析得一清二楚，能把仁政善举讲解得条清理晰。谁说这不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才能？谁又能否认他的文学地位？

可见，不是曾巩的文章没有价值，而是浮躁的我们还没有发现其中的价值，阅世尚浅的我们还没有读懂其中的价值。

朱熹晚生于曾巩数十年，他曾有言：“予读曾氏书，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，何世之知公浅也”。

千年之后，素材君也想发出同样的感叹：何世之知公浅也！

适用话题：务实、严谨、理性与感性